

男女主角  
精彩對戲。

《The Roses》改編自美國作家 Warren Adler一九八一年的小說《玫瑰戰爭》，本質上是一部以婚姻、慾望與自尊拔河為核心的黑色喜劇。香港將片名譯為《玫瑰夫大戰玫瑰妻》，彷彿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港產片式的鬧劇套路，讓人乍聽時提不起觀影興趣；相較之下，台灣譯名《沒好婚姻》卻一語道破本片的主題：婚姻裏的不堪與窒息，從來不是單一事件，而是長年累積的細碎破壞。

《The Roses》最大的亮點，是它用極度犀利又幽默的台詞，將一段千瘡百孔的婚姻拆解得剖白又難堪。角色一句句像刀片似的對白，不但戳中人們對親密關係的恐懼，也讓觀眾在苦笑中感到一絲熟悉。那是介於情侶吵架與戰爭之間的尷尬地帶——明明仍理解彼此，卻已無法退讓。這種幽默是帶刺的，是在傷口上灑鹽卻仍不失優雅節奏的黑色喜劇語言。

戲劇衝突的張力十足。電影從平靜的家庭日常逐漸推向全面崩解，節奏拿捏得既殘酷又準確。當衝突終於不可避免地爆發，觀眾已經深陷情緒漩渦，甚至開始反思：如果是自己，是否也會在某個關頭做出一樣的選擇？

演員表現可說是全片的靈魂。奧斯卡影后所展現的層次感令人驚艷——她可以在一秒之間從溫柔體貼跳躍到冷冽憤怒，詮釋出一位在家庭與自我之間被拉扯得遍體鱗傷的女性。而男主「奇異博士」則以他一貫的細膩手法演出另一種「毀滅」：理性、壓抑、逐漸失控。他不只是婚姻中的對手，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現代婚姻裏每一個被角色化、被期望束縛的男人。

《The Roses》既是一部黑色喜劇，也是現代親密關係的殘酷寓言。婚姻的瓦解從來不是因為突然變壞，而是因為彼此不再願意理解與讓步。



逢周一、二見報

## 被誤解的旱金蓮

花朵能吃，不稀奇；但如果一朵花入口沒有預想中的嬌嫩甜軟，反而微微辛辣、透出野性，可就當屬異類了。也許，旱金蓮從出生那一刻起，就意識到自己非池中物，索性不拘一格，仗劍江湖。

旱金蓮原產於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脈，還有個更有趣的英文名叫Nasturtium。它一開始被引入歐洲時，只是作為觀賞品，誰也沒想到後來可以在餐飲界一戰成名。從相貌上看，這株植物就充滿了欺騙性，圓圓的葉片像縮小版的荷葉，明艷的花朵有亮黃、橙紅的顏色，完全是人畜無害的樣子。它不嬌貴，不挑剔，給點陽光就燦爛，就連大師莫奈都對它情有獨鍾，帶進了自己的花園。

問題在於，只要你放下警惕，摘下一朵放進嘴裏，便會懷疑人生。口感是旱金蓮的撒手鐗，花瓣雖然薄，卻很清脆，一咬就釋放出柑橘的清香和活潑的辣，兩者結合就好像「升級版」的東北水蘿蔔，莽撞又自然，讓人忍不住想一再回味。葉片則更加厚實，同樣帶有一股辣勁兒，誓要把這「反差」貫徹到底。

能讓它從花園裏走到餐桌上，也不知是觀念的進化，還是味覺的「起義」。最常見的是入沙拉，一盤平平無奇的綠葉菜上，不僅有鮮明的花朵點綴，還能瞬間喚醒沉睡味蕾，豈不兩全其美？做醬料也是明智之舉，畢竟南美人早期就習慣把它當成草藥，如今創新的意大利廚師，會把旱金蓮葉子搗碎，混合橄欖油和其他香料，拿出獨家版的Pesto青醬。有些高級餐廳，會把蟹肉慕斯或較厚重的餡料放在花朵上，做成一小口一小口的開胃前菜，既為容器，也為點睛之筆。吃旱金蓮，總會被拽到瘋狂和理性邊緣，反覆試探。就像在告訴你，外表甜美不代表內心沒有鋒芒，很多驚喜，恰恰就藏在了看似普通的皮囊之下。



逢周二、三、四見報

若問起「什麼是喜劇」，不同年代的人會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早年間，相聲小品的笑聲裏藏着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後來，星爺的無厘頭電影以荒誕劇情與誇張表演，讓觀眾在捧腹之餘讀懂「笑中帶淚」的情感。而今，素描喜劇（sketch comedy）憑藉「短平快、強反轉」的特質在快節奏生活中迅速走紅。以這一新興形式為創作載體的《喜人奇妙夜》節目，集結了內地喜劇行業「半壁江山」的創作者，成為近年來內地最具影響力的喜劇綜藝。

每一季「喜人們」的創作，總能收穫諸多反響與討論。本季爆火的

## 我們需要怎樣的喜劇甜糖

《技能五子棋》，堪稱「直給式歡樂」的極致體現。作品沒有複雜的劇情脈絡，沒有刻意的價值昇華，僅憑腦洞大開的情節設定和魔性洗腦的歌舞旋律，就引爆全民「二創」狂歡，成為年度現象級喜劇片段，也引發關於「喜劇當下性」的熱議——當下的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喜劇作品？

有人認為，直給式歡樂的走紅，源於當代人對「情緒快充」的迫切需求。《技能五子棋》就像一顆水果糖，入口即甜，無需咀嚼回味。它打破了喜劇「必須有大底」的創作套路，用密集的笑點、荒誕的反轉和魔性的表達，完成了「讓人笑」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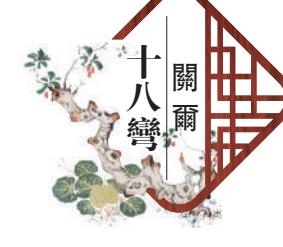
使命，成為年輕人對抗內捲內耗、治癒生活壓力的精神慰藉。

也有人堅持，喜劇不應只停留在即時快樂的層面，而應通過鋪墊與昇華，給觀眾留下長久回味。他們擔憂，如果一味追捧插科打諢和情緒釋放，喜劇創作領域或許也會面臨類似短劇與長劇博弈的「劣幣驅逐良幣」窘況。

這些說法都不無道理。事實上，喜劇該是什麼模樣，從來沒有唯一定論。它可以化作針砭時弊的銳利鋒芒，也可以成為撫慰人心的溫暖力量。不同形式的喜劇，只是適配了不同時代、不同受眾的需求，重點不在

於載體的新舊、表達的深淺，而在於能否帶來發自內心的真誠快樂。

時代流轉間，喜劇這顆「甜糖」的模樣持續迭代，未來或許還會湧現更多新鮮形態。但相信只要守住真誠底色，無論是簡單直給的純粹甜意，還是耐人尋味的回甘餘韻，都能成為人們治癒困頓的精神養分。



逢周一見報

## 「把時間搶回來」

說起南京大學文學院的「兩古」（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專業，那可是名聞遐邇。而提到「兩古」專業那就要講到程千帆先生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程先生與周勛初先生一起推動了一個學科的發展，培養了一批青年才俊，打造了一支科研團隊——沒有程先生和周先生，就不會有南大中文「兩古」的今天。

程千帆先生與南大淵源很深，他是南京大學的前身金陵大學的畢業生，曾輾轉各地任教，後長期在武漢大學擔任教授，還做過系主任。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他「人在家中坐，禍從

天上來」，被打入另冊耽誤了近二十年的寶貴時光，一九七六年奉命從學校退休成為「街道老人」。就在程千帆被武漢大學「放棄」之時，母校南京大學向他伸出援手。一九七八年，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派中文系副主任葉子銘去武漢找程千帆轉達邀請之意。葉子銘在武漢花了幾個小時才找到程千帆，因為當時程先生「住的地方很偏僻，是過去蘇聯專家的汽車司機的住宅」。葉老師見到程先生後問「你到南大去，有什麼條件？」程先生的回答是：「我沒有什麼條件，我要工作。」於是葉老師說：「那好

辦，我包了。你到南京去吧。」葉子銘回南大向匡亞明匯報後，匡校長「回答得也很乾脆，立刻恢復教授待遇」，「每個月先給程先生一百塊錢，其餘的以後再說」。

程千帆先生來到南大後「雖然也出了十幾本書」，但「把培養學生放在第一位」。他培養的博士生莫礪峰（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張伯偉、張宏生、曹虹、程章燦、蔣寅、葦本棟等，後來都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研究領域的傑出學者，而由莫礪峰、張伯偉、張宏生、曹虹、程章燦、葦本棟以及後來取得博士學位的

徐興無、徐雁平、童嶺、卞東波等組成的南京大學「兩古」專業學科團隊，則成就了南大文學院的王牌學科。

程千帆先生在南大二十多年，終於實現了他當初「要把在武漢大學去放牛的二十年時間搶回來」的願望。



逢周一見報

## 粵語話劇《等待果陀》

舞台上的戲劇成千上萬，能夠稱為經典的作品其實不多。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就是其中之一，該劇能夠穿越地域時空，讓不同人等反思存在的意義：人生在世到底等待什麼？「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的舞台劇《等待果陀》讓觀眾翹首以待，當中起碼存着兩個亮點：導演鄧樹榮親自翻譯的粵語版本；嶄新影視舞台演員組合演繹經典荒誕劇。

貝克特原著劇本標示《等》是「兩幕悲喜劇」，可見劇本其實悲喜交集。鄧樹榮的導演手法尊重原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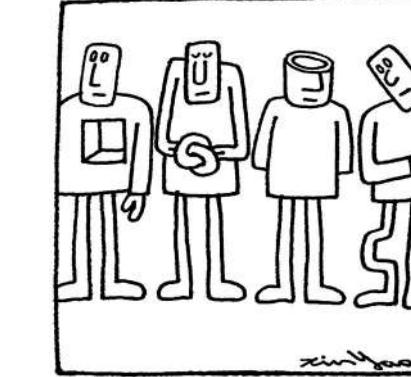
着重由演員演繹台詞，沒有花巧的舞台調度，原劇的「靴子、帽子」亦沒有刻意的玩要場面，主要是着力呈現原著的劇場氣氛和語言節奏。藝術中心壽臣劇院的大幕緩緩升起，象徵的枯樹和兩塊幾何型的小台階作為布景，兩個流浪漢角色徐徐登場，展現沒完沒了的閒聊瑣事。鄧樹榮的譯本滲入了少量現代化詞彙，例如「Hi Fi Friend」、「波佐、傻咗、割咗」，藉此與本地觀眾加強連繫。另一方面，原著表面上零碎和含混的台詞，粵語傳遞成具詩意的口語，本地

觀眾容易理解，亦可感受。《等》劇以往在香港曾有不同的粵語演出版本，是次鄧樹榮導演的選角頗有心思，亦突破了以往較常規化的模式。林家棟與朱柏謙分別飾演流浪漢狄狄和戈戈，二人的演繹各有千秋。林家棟較含蓄內斂，下半場末段直接面向觀眾的獨白，感情從內之外逐步流露，較像電影般細緻縝密。朱柏謙的舞台表演技巧較純熟，身體語言多變及豐富。蔡瀚億飾演的波佐乃突破性的處理。以往中外舞台的相同角色大多是臃腫老人，蔡瀚億的角色

形象在上半場較似現代社會的「富二代」，對僕人樂克實行「虐老」。蔡瀚億無論形體動作和聲線質感都有高度發揮。資深演員倪秉郎飾演樂克，上半場默默無言，甫開口卻是連珠炮發，運用語言的能力爐火純青。



逢周一、二、三見報



每個人都會有他的不稱心點，只是部位與程度不同罷了。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深圳超市的商品有貴有平，但與香港超市比較，總體較便宜，比如香港超市賣的小瓶豆醬與深圳同牌子的大瓶豆醬，分量差幾倍，價錢卻差不多，再比如雞鵝豬麵食點心等成品，深圳的價錢無疑便宜一大截。

港人去深圳，難免要逛超市。大型超市內的游水海鮮可以即揀即煮，牛扒羊扒可以現買現煎，想吃的凍品可以現溶現蒸。上周日我們在一個超市內採購，順便觀察熟食區情景：幾位「廚師」圍着爐灶鐵板濕蒸乾煎，附

近坐着幾位享用美食者，估計都是港客，當地人該不會坐到超市裏來吃吃喝喝吧？

見一處多人排隊，湊過去一看，原來是新鮮出爐的千層餅、肉包子、饅頭，銷情大佳啊。結果我也沒忍住，排隊買了些。後走到咖啡機前，弄了幾杯，走到機後，那裏有長檯小枱，坐下慢嘆。

一次鄰居聽我們又去深圳吃午飯，開玩笑說：「好啊！不留港消費，又去幫襯人家。」其實我們基本上還是以在港消費為主

的。隨着內地超市品牌進入香港市場，香港超市或面臨更嚴峻競爭，看來不得不加快調整商品結構，改善服務模式，並盡可能降低經營成本。



逢周一見報

## 《燕雲十六聲》

最近一段時間，頗為沉迷一款名為《燕雲十六聲》的武俠遊戲。遊戲公司以極大的野心，鋪開了一張五代十國與宋初的精彩歷史畫卷。

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中最混亂、最複雜的朝代之一，過往的文藝作品不論是影視還是遊戲，都鮮少將這個朝代納入範圍。在這個歷史節點，皇族貴胄間骨肉相殘，平民百姓為人魚肉，割據政權互相吞併，黑暗是這個時代的主題。

這其中，又以燕雲十六州的歷史最為悲慘，自後晉將燕雲十六州的土地贈予契丹後，漢族政權在約四百年的時間裏，再未擁有過這片土地。而遊戲的背景就是圍繞燕雲十六州出生的主角展開，主角與眾多遊戲角色一步步揭開自己的身世，融入時代的洪流。但後世知道這段歷史的我們，明白主角以及夥伴們的努力，最後也將無濟於事，只是一曲可悲可嘆的悲歌。

遊戲的野心不可謂不大，電腦

端與手機端雙平臺成本巨大，給玩家的體驗也很特別。近期在海外平臺上線，也掀起了一波熱度。

與以往常見的三國、西遊等熱門遊戲主題相比，《燕雲十六聲》以殘酷的歷史作為背景主題，無疑是一步妙棋。在如今這個遊戲講求深度、沉浸感的時代，美好天真的童話故事無法打動挑剔的玩家，把歷史殘酷一面一併展示出來，用複雜且有深度的劇情讓玩家更加沉浸，再加上多人與單機並重的玩法，體現出一種對中華歷史、文化與自身技術的自信。隨着遊戲海外熱度的不斷增加，或許這張「清明上河圖」，還有更多無限的可能。



逢周二見報

## 小陳老師的教學方法

說實話，我對小陳老師的情感非常複雜，總體上我十分敬重他們，但某些老師做的事卻又讓我十分不敢恭維。

我們一年級的班主任姓陳，後來又出現了一個陳老師，年紀比她大，於是我們就改口叫她為小陳老師。剛開始教我們的時候小陳老師大概剛畢業，因而頭幾天她的性子非常好，內心該是有着「為人師表」的遠大理想的。但理想遇到現實就要完蛋，對於神聖的老師一職而言，也是如此。過了幾周之後，小陳老師的脾氣就開始暴躁了。我們也便成為了這暴躁的犧牲品。我的性格是尤其活潑而不受管的，因而時常在上課時走走神，發發呆，做做小動作，聊聊閒天，於是她「毒手」的幾率也就更大。

有一天上課，教的是字母表，老師還在教abc，我卻急於去翻看後面的圖畫。小陳老師發現後說：「有些同學先別急，先看着我們在講的這一頁，別翻後面。」於是



逢周一見報